

北 大 年 选

国 学 缘

张颐武 摇贺桂梅 主编

批评卷 摇

国 学 缘

学 苑 出 版 社



北京大学 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摇图书在版编目(悦)数据
摇文学批评卷 张颐武,贺桂梅主编-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圆园园猿
摇(北大年选)
摇 I 圆园·摇 II 圆①张… ②贺…摇 III 圆文学批评 原中国 原圆缘原文集摇
IV 圆圆圆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数据核字(圆园园猿 第 圆圆圆圆号

摇书 名:圆缘批评卷
著作责任者:张颐武摇贺桂梅摇主编
责 任 编 辑:魏冬峰
标 准 书 号:圆缘圆缘圆缘圆缘圆缘 圆缘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圆缘号摇员圆缘
网 址:圆缘:圆缘圆缘圆缘圆缘圆缘
电 子 邮 箱:圆缘圆缘圆缘圆缘圆缘
电 话:邮购部 圆缘圆缘圆缘发行部 圆缘圆缘圆缘编辑部 圆缘圆缘圆缘
排 版 者:北京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者: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圆缘毫米 伊圆缘毫米摇员开本摇圆缘圆缘印张摇圆缘千字
圆缘年 猿月第 员版摇圆缘年 猿月第 员次印刷
定 价:圆缘圆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读《小学校》

小学校
雷平阳

去年的时候它已是废墟。我从那儿经过
闻到了一股呛人的气味。那是夏天
断墙上长满了紫云英 破损的一个个
窗户上,有鸟粪,也有轻风在吹着
雨痕斑斑的描红纸。有几根断梁
倾靠着,朝天的端口长出了黑木耳
仿佛孩子们欢笑声的结晶……也算是奇迹吧
我画的一个板报还在,三十年了
抄录的文字中,还弥漫着火药的气息
而非童心!也许,我真是我小小的敌人
一直潜伏下来,直到今日。不过
我并不想责怪那些引领过我的思想
都是废墟了,用不着落井下石……

圆 北 大 年 选 2005 批评卷

多年前读过美国汉学家斯蒂芬·欧文(Stephen Owen)所著的《追忆》,是一本讨论回忆在中国诗文中的特殊功用的书,大意说西方文学传统的出发点是对真实的模仿,注目于意义与真实;而中国的传统诗文则爱好记忆的追寻,试图填平时间、消逝和记忆的鸿沟,呈现与品味昨日的时光。他说:“记忆的文学是追溯既往的文学,它目不转睛地凝视往事,尽力要扩展自身,填补围绕在残存碎片四周的空白。中国古典诗歌始终对往事这个更为广阔的世界敞开怀抱,这个世界为诗歌提供养料,作为报答,已经物故的过去像幽灵似地通过艺术回到眼前。”

雷平阳的《小学校》所处理的题材也是已经成为废墟的记忆，但这首诗所表现的却不是对尘封土埋的少年记忆的单纯的缅怀，不是“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的旧恨新愁，甚至不是现代人充满理性精神的分辨与“反思”，而是注意捕捉记忆与个人生命的关联，表现个人与历史关系的复杂性。在这首诗中，最值得注意的，自然是“废墟”这一意象：它首先当然是时空中的现实存在，但同时也是被历史理性所否定的教育方式，时间跨越了它，把它变成了断垣残壁，历史也否定了“弥漫着火药的气息”的“引领过我的思想”，因此，无论在实际的还是象征的意义上，它都是废墟。然而，在个人的历史中，却是与生命须臾不可分离的经历，有着铭心刻骨的少年记忆。正是这种历史理性与个人情怀的矛盾，驱使着诗人把紫云英“种植”在断墙与恶臭之上，让断梁上的黑木耳与记忆中孩子的欢笑拼接在一起。

废墟是不美的，废墟上的花朵却是美好的。或者说，成年理性所否定的东西，却不见得是个人感情可以完全抛弃的东西，这就是作者从三十年前的黑板报中发现“我真是我小小的敌人”的原因，也是在结尾提出尊重历史存在和个人情感，“用不着落井下石”的原因。当然，敞开历史理性对个人感情的排他性和遮蔽性，并不意味着要进行价值翻盘，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的伟大与不朽，并不是让他的主人公在矛盾中做出了决断，而是道出了存在的两难：“**裁燥遭藥爆则灶燥燥遭藥 贼賊威登賊藥**
择藥藥壯”

沈摇奇：平实与空茫

摇摇一个世界已经死亡，散发着“废墟”的“呛人的气味”，为记忆所认领；另一个世界尚不清楚，或许到了也是废墟，另一种形态的废墟，有待现实的证明。生活期待创造、期待激情与奇迹的降临，但却始终只是重复地存在过。过渡时空，暧昧的间歇，郁闷的夏日，一段平常而又平静的往事之追怀，散发着怅然的意绪。

这是一首素朴、明净的短诗，写景、抒怀，上下两层，线性结构，读来平顺无奇，却有清晰的印象留住读后的回想，不会轻易忘却。单纯的诗，以及一切单纯的美，总有这样的效果。日常选材：废弃的小学，童年的记忆，寻访者的心绪，近似“成长日记”一类的题材。但诗人处理得不俗，未落伤感抒情加理念指涉的老套，只是让意绪牵动语感去展现细节，让语感代替思绪去寻找更深的思绪。这语感也很日常，如一篇小小的记叙文，说话式地低语着，只以本色的肌理呈现存在的真。只有一个意象：“……几根断梁颤靠着，朝天的端口长出黑木耳，仿佛孩子们欢笑声的结晶……”，因了比喻的贴切使全诗的语境有了跳跃与亮点。将记忆中童年的笑声与现实废墟中的黑木耳联系在一起，三十年时空的转换，没有比这更形象的了。当然，这形象并不特别，且容易导入“青春挽歌”式的套路，物是人非（在本诗中应是物非人也非），哀婉忧伤一番。在这一点上，自第三代诗人后，青年诗人们大都显得很成熟，宁落平实，不着矫情。此诗守住客观陈述的基本语感，让外在叙事与内心叙事互为镜像，只体现一种心境，不作或“情”或“志”的明确指涉。诗至后半段，由一块三十年了还在着的“我画的一个板报”，引发一些思绪，似乎要“言志”了，好在依然只是“思绪”而未升华为“思考”，且妥当地停留在一种悬揣意味的状态中，以一句“都是废墟了，用不着落井下石……”作结束，恰到好处。

但这种看似超然达观的心境，又颇让人猜疑。关键在那句与结尾句既有上下文关系，又有内在关联的“我并不想责怪那些引领过我的思想”。那“思想”曾“引领”一个孩子在我们都知道的那个荒诞的时代里，抄录充满“火药的气息”的文字，“而非童心！”诗中在此所用的触目的惊

2005

叹号似乎要强调什么,但后续的思绪却又显露出一派与现实认同、与命运握手言和的心境。可如此之后,我们又将立身于何处?或许这心境正是诗人要质疑的东西,“我真是我小小的敌人”,曾经的激情印证着此时的空茫,不管那激情是因何点燃——悖谬中的歧义,平实里的虚幻,一首小诗有如许引发且难忘,已属成功之作了。

李摇震:灵魂的歌唱 从疼痛到悲悯

摇摇这是一首尤其需要细读的诗。因为从外表看它比较平淡,就像一个貌不惊人的人一样,只有深入接触,才会觉出其内在的性格。的确,这首诗在语言层面上没有什么惊人之笔,甚至有些过分散文化了。但仔细品味,却能感到一种来自记忆深处的隐痛。

“我”三十年前就读的“小学校”,在每个读书人的经验中,都应该是一个充满童心和童趣的乐园,它给人留下的记忆应该是单纯、美好,富有想象力的。然而,诗人面对的“小学校”却早已是一片废墟,残留着诗人童年痕迹的院墙已成残垣断壁、窗户上落有鸟粪、描红纸上雨痕斑斑,甚至屋梁都已倾颓。虽有轻风依旧,却也见不到童年的影子,大有唐代诗人崔护“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之叹。所不同者,便是“朝天的端口长出了黑木耳 轳轳佛孩子们欢笑声的结晶……”两句,这里将“黑木耳”和“孩子们欢笑声的结晶”两个异质事物同构在一起,标明了这首诗的现代特性。

如果说,这种废墟上的怀旧是许多人的共同经验,并无个人特殊性的话,那么,这首诗的第二层意味,便是来自“文革”中成长的一代人的特殊经验。诗人在废墟中发现了自己三十年前画的板报,而且从中嗅出了他童年时代的“火药的气息”。这种来自特殊年代的特殊气息,与那个时代诗人本来应该有的童心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导致的诗人终生的自我矛盾,构成了诗人今日的又一个痛点。

一个充满童趣的乐园在时间的风雨中变成废墟,一颗单纯快乐的童心被时代的硝烟熏染出火药的气息!诗人的隐痛来自记忆的深处,轻微,却内在、持久。

真正见出诗人精神品格的是,这种内在而持久的隐痛并没有化作仇

恨的火焰,而是升华为宽容和悲悯。这是由最后两个句子表达出来的:“我并不想责怪那些引领过我的思想 辘是废墟了,用不着落井下石……”这两个看似其貌不扬的句子,却将“小学校”这个小小的“废墟”暗渡为一个时代的大大的“废墟”,诗人的悲悯也由此变得更加辽阔而广泛。

在我读过的不多的几首雷平阳诗歌中,这首《小学校》尽管短小素朴,但却能够体现诗人一贯的写作立场,即似乎不太执著于经营语言,而是注重内心体验的深度,尤其善于捕捉记忆深处的某些痛感,而且往往能将其升华为一种普遍的悲悯。记得雷平阳在接受一次访谈时说过大意为这样的一句话:“诗歌是我灵魂歌唱的最佳方式。它永远不会熄灭。”(对不起,记不清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了!)这种立场,在“诗到语言为止”的 世纪 年代,以及纷纷放弃灵魂追逐物欲的 世纪 年代,应该说是有一定独立性的。

陈摇超:低回徜徉后鬃毛的抖动

摇摇雷平阳的《小学校》从立意到结构都是不错的。这么说并非是我分别肯定这二者,而是说这二者(立意 轳构)是同步发生的,互为因果、互为表里的。我读到过许多诗,立意独特,但没有好结构;另一些诗,结构不错,但似乎不值得为那个无聊或干瘪的立意使用之。非常遗憾,写诗这件事并不比画画容易。

这首诗是将“怀旧”与“当下”的感悟扭结一体表达的。由于雷平阳是云南乡下出来的小伙子,我打趣地将这首诗中的“说话人”比喻成一头云豹。诗中那徐缓而坚定的语势,像是豹子踩着柔韧的趾垫儿在走。诗中充满鲜润和破败感的小学校场景,像是映照在豹眼中,真切而又恍惚。诗中迂回盘绕的节奏和心思,既有豹子的机敏狐疑又有豹子的木讷和天真……这只豹子在旧地址低回徜徉,安静而伤怀,就要、就要……沉入入见的“趣味”写作……就要落入俗套啦……

突然,它(他)的双眼一睽,鬃毛猛地抖动,写出了最后四句。这四句,使结构犹如峰回路转或异峰耸起,恰当而有力地打入我的眼眸。在此,我内心的云豹也复活了,涌出一股“呛人的气味”。我很理解耿占春

兄为何推荐了这首诗,去读读他的好文章——《一场诗学与社会学的内心争论》吧,这是一篇真正触及到我心灵最晦涩角隅的理论文章。

雷平阳的《小学校》,没有怪异的措辞和情绪。能在几乎是公共性的话题场域写出精彩的诗,在今天并非易事。这首诗用不着“解读”,每一个有着起码敏感的成人,都不会不理解它。所以,我说它既是“怀旧”的,更是“当下”的。在拜金主义和“富人能人强人”肆意呼啸的时代,在“谁的公正和自由”需要深究的历史语境下,“那些引领过我的思想”或许会被某些人进行温情的误读。“也许,我真是我小小的敌人,……都是废墟了,用不着落井下石……”所以,它的当下感或曰有效阅读期待,还是足够的。

我反对美化“引领过我的思想”,那些煽情的所谓“新左派”,是没脑子的。我同时反对美化今日的物质放纵主义。富人当道的权势,那个把玩“正确”的“自由主义”者,是没心肝的。我的立场是审美式的改良主义立场,我或许是温情误读式的老青年。但我还不打算改啦。谁都想给我等指路,明告你们,我哪儿都不想去!

陈仲义:废墟上一道闪电

摇摇废墟,是这首诗的核心意象,一切描述与思考都紧紧围绕着它进行。

诗开宗明义,一下子点出作者就读过的学校,如今已成废墟。呛人的气味、断墙、到处长满紫云英、窗户破损、鸟粪,轻风吹着描红纸、雨痕斑斑,何其凄惨。连续五六句,大容量的外在场景渲染(占全篇三分之一),通过味觉、视觉、听觉联合描绘,一幅农村教育的破败图景,赫然展现在我们眼前。

然而,在这充满暗灰色的绝望里,依然伸张着一丝亮色:“有几根断梁倾斜靠着,朝天的端口长出了黑木耳,仿佛孩子们欢笑声的结晶。”这是颇为精彩的画龙点睛。大家都知道,自然界生长的黑木耳,一般都长在倒地的腐木上。作者“不经意”间,将黑木耳的自然生态与教育生态,叠合一体。已经过去多少年了,教室里几根倾斜的“断梁”(意涵着教育体制、教育机制的影子)还在“培育”着自己的黑木耳?黑木耳,给人以耳朵——聆听的形象质感。“黑”的自然修辞,使之进而成为农村学童的

代名。起用黑木耳的比拟,真是十分贴切。而“朝天的端口”,无疑预示着“木耳们”的朝气与生机,与下一句“欢笑声的结晶”形成恰到好处的对应。不过,笑声前出现非确定性的“仿佛”两字,无意中是否构成一个小小的反讽?

这几句,是废墟学校难得的亮点,也是上半段的精华,而废墟下半段半掩藏的“奇迹”,则需要挖掘一下。

说是奇迹也真是奇迹(当然也可能是联想中的夸大奇迹)。作者竟然从废墟中找到自己三十年前的板报,“抄录的文字中,还弥漫着火药的气息”。作者没有对这一“奇迹”再做任何描写,一如上半段的浓墨重彩,而是埋下“文革”的背景,然后急转直下。他看到了板报中的“非童心”和“非童心”的悲哀。然而更为悲哀的是,“我真是我小小的敌人——直潜伏下来,直到今日”。三十年前,“非童心”的作为:比如批斗、游街、告密、打砸抢、算计、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等等,这些人类固有的劣根性,在那个“火药气息”的蛊惑下,被到处怂恿,不但未彻底清算,反而作为“遗产”,以各种形式潜伏下来——“直到今日”,那才是最大的灾难、不可宽恕的罪孽呢!

作者进入内心的谴责。他清醒意识到,“文革”以及“文革”以来,“引领过”自己的思想(当然包括与之相应的体制、环境、土壤)统统不过如眼下这一场废墟。要责怪的主要还不是这些废墟,主要的是我们自身——自己是自己的敌人。用不着推诿,用不着掩饰,用不着“落井下石”,每个人所应负责与承担的,才是酿成废墟的真正实质。于此,作者流露了自己的忏悔,也带给读者揪心的自查……

全诗十三行,三分之二场景,三分之一思过。套用古诗论,叫做“触景生理”、“缘景托理”?

印象中的雷平阳一向致力于乡土诗写作,而当下乡土诗写作仿佛与思想的闪电不大有干系,而能于乡土物象中,划出锋芒,且具震撼,则是少见。或许,它是乡土诗歌写作另一条深切之路。

周摇瓚:遭遇回忆或奇迹

摇摇这首诗只有短短的十三行,但诗人却以十三行文字接通了少年时

代,回忆是这首诗的主调。从前两行提示的时间来看,写作的时间是对回忆的回忆。“去年的时候它已是废墟”,“那是夏天”,写诗的时刻是对去年夏天的回忆的一刻。而去年夏天的废墟却联系着更为久远的回忆,三十年,对于任何一个活着的人来说,都是久远的。它维系着个人的历史生活和成长记忆;三十年,对于一个小学校来说,意味着散发着呛人气味的废墟。都说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人们对周遭环境的第一印象便是变化太多,变化太快。然而,三十年渐渐荒芜成为废墟的小学校究竟曾经经历过怎样的命运呢?

从下文中,诗人提到他三十年前画的一个板报还在这个细节,也许我们可以设想,三十年前某个时刻,这所小学校就破败了。“板报”犹在似乎还暗示,某个历史时刻停滞了,或“我”是突然离开小学校的。在重逢小学校的时刻,诗人记下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细节:气味,断墙,紫云英,破损的窗户,鸟粪,雨痕斑斑的描红纸,几根断梁,黑木耳,板报等等。那是废墟和新生的草木相混杂的空间,记忆与现实交汇的时刻。诗人将朝天的断梁端口上生长出的黑木耳比喻成“孩子们欢笑声的结晶”,便很自然地过渡到小学校的日常生活和受教育的经验。

在“也算是奇迹吧”和整首诗的末尾,诗人用了两个省略号,这种形式上的隔断,突出了两个省略号之间的内容的特殊性。那是特殊年代的特殊记忆,那个年代的少年,在小学出黑板报,板报的内容无非是抄录当时一些政治话语和词汇,那弥漫着火药的气息的文字。那是个童心被迫悄悄潜伏下来的年代,多年以后,诗人恍惚领悟到,原来自己其实是那个时代的“小小的敌人”。这样的领悟给诗人带来宽慰乃至宽容,因此,接着,诗人写道:“我并不想责怪那些引领过我的思想,它是废墟了,用不着落井下石。”写到这里,我联想到不少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一味地靠批判或抨击那个过去了的年代,或通过抬高自己在那个时代的受难经验,来维护一个虚弱的现存的自我。我认为,他们真应该向诗人雷平阳学习。

耿占春:社会心理康复的语言验方

摇摇我渴望读到这样的诗:它处理我们自身的经验,并且具有自我反省

意识。我们可以在古代的和外国诗人那里学习许多东西,而最应该学习的是理解和表述我们自身经验的能力。这首诗描述得很平易,它为模糊的记忆再现了一个清晰的场景:小学校的废墟在夏天里像一本打开的记忆之书。它的主题也更复杂些:废墟呛人的气味和出自一个孩子之手的“弥漫着火药味”的文字,再现了并非童心的童年和并非无辜的“激情”燃烧的岁月。“我真是我小小的敌人,一直潜伏下来。”这是现在与过去的相遇。然而记忆的再现有时会让我们感到尴尬,因为对几代人来说,自我的认知,价值观念和生活模式都已经在巨大的社会变迁中面目全非。自我、社会和历史,充满了断裂、转向和非连续性。而连续性和同一性是人们有时企图借着所谓“激情燃烧的岁月”进行的欺世盗名。

这首诗包含着某些通过自我讥讽所暗示的社会批评。然而,诗人又通过“废墟”这个空间与那个岁月表示了和解的愿望。宽恕与和解之情就像断墙上的紫云英和断梁端口的黑木耳一样生长出来,并借以恢复分裂的自我在个人经历中的连续性,和巨大生存差异中的某种一致性。诗人所进行的叙事,似乎仍旧包含着精神自我治疗自我康复的愿望。不仅是对记忆的发掘和重新叙述,个人经验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同样发生着深刻的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情感体验的模式都被重新塑造。比之快速的社会转型来,内心生活的转型要复杂而缓慢,因此也留下了巨大的挫伤。可以说当代诗歌写作在被忽略的境遇中提炼着社会心理康复的语言验方。

徐敬亚：一首絮叨叨的口语诗

摇摇~~国~~年成为我心目中的“现代年”。那一年之后,很多事情都变了。

网络诗歌(据陈仲义先生估计中国年产量约为一千万首)成为我们身后辽阔无边的诗歌背景。每一个想写点诗的青年人,都把口语诗当成青春期的主要喷发口,这对于我来说似乎是一个标志:中国的诗歌或艺术已经跑步进入后现代。

像一幅巨大的油画布,天空伸下来无数支太空笔,每一支笔都蘸满了锌白、钛白、象牙白……我不觉得他们画了些什么,他们只是漫不经心地把诗歌的天空涂抹得越来越像插满了无数支灰白蜡烛的灰白教堂。

雷平阳的《小学校》就是灰白蜡烛中的一支。

应该有评论家总结一下口语诗的艺术要义。陈超先生说了一个特点叫“祛魅”，就是解构。我套说一个“祛繁”，就是“白描”——简洁，应该是诗的一个必须。口语诗，在解放了语言的同时，诗人应该怀着舍不得花每一分钱的心情节省语言。

雷平阳的“废墟”，不仅太啰嗦，而且也太像废墟，也太像我们的记忆，太像辞典里的释义。

令我不断感到梗塞的是他的再三感叹。对墙上的黑木耳，他叹道：“也算是奇迹吧”（不说不行吗？对昔日的板报他再叹：“而非童心！”（站出来评论了）好比人们正在凝神观看一幅静物画，从墙外忽然斜刺里探出一个头来大发酸抒情。而全诗最后一句“用不着落井下石……”，既是多余的废话，又是不伦不类的意识形态判断。什么叫落井下石呀，一个顺手拿来的成语，败坏了一种味道，一种文化与道德高度上的双重内省。

最初看到《小学校》，我多么希望它被写得好。因为我也有一段相似的经历。1989年夏天，我和我的儿子一起在长春市一个小胡同里找到了我当年写在墙上的字。内容并不高雅。我写的是“成子大王八”，时间隔了整整三十五年，用化石写的，字迹依然清晰。我当时非常吃惊，感到自己在墙上傻站了那么多年。

最好的一句诗，恰恰隐没在雷平阳的废墟之中：“我真是我小小的敌人 辘 直潜伏下来”。隔年真感，童心灵动！如果没有这一句，《小学校》这首诗在我的眼里几乎一无是处了。其实，这就是一整首诗呀。

是的，这首诗如果只用三至五行写出来，可能会十分漂亮。

我最近偶然再读庞德的诗《地铁车站》，只有两行，却举世闻名。中国的诗人为什么不能写得再短一点再神一点呢？

唐晓渡：“小儿科”的真理

摇摇中国诗歌素有咏史传统，且咏史、怀古往往混而不分。历来咏史（怀古）诗之多，号称世界第一，而名作迭出，代代相传，许多诗句早已深入骨髓，化为民族记忆和民族性格的一部分。如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之“吴

宫花草埋旧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如刘禹锡《石头城》之“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如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感》之“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可谓数不胜数。这些诗多生发于古迹胜地，登临时刻，诗人触景生情，伤古忧时，抚膺浩叹，不能自己，而下笔时纵横开阖，“象”或取于目前，“意”则必存高远，或感慨世事无常，或追慕英雄风流，或探讨兴废之道，或称颂自然永恒，其总体气象可一言蔽之曰“大”，所谓大襟怀、大忧患、大见识、大境界。

《小学校》是否也可以读作一首现代咏史诗，只不过所咏者不是“大历史”而是“小历史”，是与个人和个人成长有关的历史，或与此有关的小小的历史片断？假如这样的读法不算太牵强的话，那雷平阳可就有有点惨——在前述那么多“大”的背景下，他的诗显得是那么“小”，简直就是一个“小儿科”！

然而，“小儿科”自有“小儿科”的真理。传统诗人之所以乐于充当“大历史”的头脑和感官，一方面因缘于其多有宦海沉浮的经历，但更多地恐怕还是得力于“独与天地往还”的自我意识的支持。这种自我意识具有世袭传承的性质，也可以说是社会普遍让渡的一种特权。但对现代诗人来说，这样的特权，从而这样的自我意识早已丧失殆尽。他们多自认是普通人并甘当“小人物”。小人物当然也可以言说“大历史”，但毋宁说“小历史”更是合适他的领域。这既牵涉到身份感，也牵涉到经验的亲切、具体和真确。

本诗起手便给出一片废墟符合通常咏史诗的做法，但作者并没有刻意将其扩展为一个象征。第二至七行都相当平实。诗人的目光如同一个摇拍的摄像机镜头，在近景的距离上匀速地掠过断墙上的紫云英、破损窗户上的鸟粪、轻风中雨痕斑斑的描红纸和断梁端口生出的黑木耳；每一处都推了一个特写，略有停顿，复又拉开。灰调子。喑哑。把黑木耳喻为“孩子们欢笑声的结晶”微妙而又意味深长：明亮的闪回，瞬间的生机，摇曳的晶莹，质地却是不祥的黑。

诗人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但又似乎无所期待。“也算奇迹吧”一句语气至为冲淡，以至冷淡，全无发现奇迹时本应有的那种意外的惊喜。这当然不是出于克制，而是因为这“奇迹”本身不可能激发起任何惊喜：

摇摇……也算是奇迹吧 轱画的一个板报还在,三十年了 轱录的文字中,还弥漫着火药的气息 轱非童心!

废墟下的一段“本事”于此倏然复活 三十年前,“我”正是在这所学校里就读的一名小学生。三十年前是什么概念?那是“文革”的概念,是“阶级斗争,必须年年抓,月月抓,天天抓”被制度化的概念。这里到场的既是个人的童年记忆,也是民族的历史记忆。故诗人不再多费笔墨,而只出以“火药的气息”和“童心”的对照——所谓以少计多,点到即可。

“火药的气息”既呼应了第二句中的“呛人的气味”,又暗示着这废墟亦曾是战场。“战场”同样是咏史诗中一个常见的元素,当然在本诗中只能被读作反讽 然而,紧接着的“也许,我真是我小小的敌人 轱一直潜伏下来,直到今日”句却未必是一个趁手的玩笑。由于无法分清两个“我”谁属于过去,谁属于今日,我宁可认为其语义如同其句式一样充满了不确定性。可以确定的或许只有一点,这就是“我”的分裂 由此是否隐指着一个真正的战场 我们永远也无法逃避的灵魂内部的战场?

收束两句照说是全诗的“诗眼”,但依我看不甚高明。这不是因为讲“怒道”有什么不好,而是因为它在把问题浮表化的同时陷入了逻辑的混乱。对“那些引领过我的思想”,包括它所造成的历史后果来说,责怪与否的个人情感判断实在是无关痛痒 另一方面,它再怎么是废墟,恐怕也无从引发是否“落井下石”的道德担忧,就更不必说作为某种道德尺度了。“我”在这点上的自律无论显示了怎样的情怀,都有点令人莫名其妙。

不过,在两座“废墟”重合的语境中看这莫名其妙,倒也能读出某种意外的喜剧效果。“小学校”本是人生最初的受业解惑和心灵发育之所,故“我”在这里看到并忆及昔日“火药的气息,而非童心”暗含着某种温和的反控 这种反控——或许是不自觉的——当然也指向“那些引领过我的思想”,指向当年三者之间垂直的意识形态编程或塑造关系。然而最终如何呢?当“我”一面不带任何火药气息地慨叹“都是废墟了”,一面童心十足地发布他莫名其妙的怒道时,我听到“历史”正躲在一旁哧哧发笑 而这笑声,或许也是我所谓“小儿科的真理”的一个变奏吧。

谢有顺：回忆就是想象力

摇摇雷平阳笔下的“小学校”，是童年记忆的入口。它是不动的，但诗人赋予了它时间的沧桑感。从“今日”开始回忆“去年”夏天，而“去年”所想起的却是“三十年了”的场景——记忆的链条，经过这两次转折之后，似乎有了一种难得的平静。诗人的心事正是在这个时候复活的，他“不想责怪”，因为不期而遇的记忆使他柔软。

“废墟”是唤醒记忆的经典形式。呛人的气味，断墙，破损的窗户，雨痕斑斑的描红纸，长出了黑木耳的断梁……这些适合于缅怀的记忆元素，似乎都是为了提示“我画的一个板报还在”——三十年了，居然“还在！”那些本应最能抵抗时间侵蚀的事物已经衰颓，一个最易消逝的“板报”却“还在”，这是怎样一种“恍如隔世”的生活？物已非，人还在，“也许，我真是我小小的敌人——直潜伏下来，直到今日”。

记忆被全部激活，诗人开始回忆。“有几根断梁——靠着，朝天的端口长出了黑木耳——仿佛孩子们欢笑声的结晶……也算是奇迹吧”，还有“那些引领过我的思想”，而回忆的基调是：“都是废墟了，用不着落井下石……”诗歌的精神空间突然变得开阔起来，源于诗人的视角已经悄悄地从“看”和“闻”中，过渡到了“想”，或者说，他把记忆变成了回忆。“记忆”和“回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哲学家克尔凯戈尔就专门辨析过这一点。他在《酒宴记》中说，你可以记住某件事，但不一定能回忆起它。“回忆力图施展人类生活的永恒连续性，确保他在尘世中的存在能保持在同一进程上，同一种呼吸里，能被表达于同一个字眼里。”简单的记忆，记住的也许不过是材料和经验，它因为无法拥有真实的、个人的深度，必定走向遗忘。因此，从哲学意义上说，回忆有时比记忆更有价值，精神的真实有时比经验的真实更为重要。

“回忆就是想象力”（克尔凯戈尔语），回忆就是提示“人类生活的永恒连续性”，回忆就是不断地对生活发出惊叹：“还在！”就连“抄录的文字中”，也“还弥漫着火药的气息”，它和“孩子们的欢笑声”被同置于一个语境之中，似乎旨在告诉“今日”的我，该如何面对“废墟”，面对历史和现实——但诗人显然无意在此深究，他更迷恋的是回忆中的回忆所唤

2005

醒的那沉睡多年的心绪。

“也算是奇迹吧”，三十年前的童年细节现在还能重逢。这样的重逢，与其说是对逝去岁月的缅怀，还不如说是对现实中的我的一次意外慰藉。

(选自《特区文学》，~~1999~~年第 1 期)

狂飚为我从天落 ——为《那儿》而作

韩毓海

1984年9月5日，一个共产党人死了——被极端右翼分子刺杀于约翰内斯堡的车站。

克列斯·哈尼（Chris Hani），毕生献身于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在南非黑人中享有崇高威望。然而，当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即将胜利的前夜，他却突然宣布放弃在非国大的一切高级职务，放弃在一个新的国家里可能担任的一切官方职务，因为“他已经决定再次献身于一个少数和充满矛盾的政党——共产党”。而仅此一点，就构成了杀害他的理由。

在这样的时刻里（历史已经终结），在这样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宣誓成为一个“共产党人”，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因为今天，“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把它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敌人呢？”

克列斯·哈尼被枪杀几天之后，全世界的进步知识分子在加利福尼亚开会，为了纪念这位刚刚牺牲的“共产党人，纪念这个作为共产主义者的共产党人”，被神圣同盟们反复妖魔化了的“妖魔们”，在这不合时宜的、“密谋性质”的会议上，终于第一次站出来，公开宣布承认自己的政治立场。也就是在此时，法国伟大的思想家雅克·德里达以交响乐章的叙述方式，发表了他毕生最光辉的演讲文献——《马克思的幽灵们》。

据我所知，当下中国的德里达信徒还没有哪一个敢于面对作为“马克思分子”的德里达，正如他们从来也不敢面对作为“共产分子”的加西